

# D06 杨洛书打假

本报记者 韩杰杰

10月9日,84岁的年画艺人杨洛书在潍坊两个年画店现场打假,一时成为关注焦点。有人看来,在赝品生产渐成产业、维权成本居高不下的现在,靠个人打假仅是杯水车薪。但对老人来说,打假仅是给自己一个交代,给消费者一个交代,如此简单。



机器印刷的仿品,画面一般比较平整

▲杨洛书少时就开始做年画,至今已经七十年。

◀杨家埠年画是用水印的,因为有水,纸张肯定会有褶皱。

## 初见赝品

最近,84岁的年画老艺人杨洛书睡得很不好,内心总有一股气愤躁上躁下,有时候睡到半夜就醒了。

起因是家人给他说的的一件事。他的年画有假货了,在市区火车站地一大道下面就有卖的。

其实,家里早在9月中旬就知道了这件事,怕他生气,一直拖到国庆节结束才告诉他。

杨洛书今年已经84岁,刻了70年的木版年画,长年累月,脊椎已经变形,肩膀一直朝右斜,还有头晕的毛病,是因

为脊椎压迫血管导致供血不足,近几年心脏也不太好,家人怕他知道后气坏身子。

但最终没瞒住。

家人买回的一套仿品,还是让他给看到了。

“乍看外面包装还挺精致,像那么回事,但是一打开,我真气坏了。”杨洛书说,仿品竟然都不屑用传统年画水印技法进行印刷,完全是机器流水线生产,而且还打出了他的名号。

老人说,作为手工活儿,年画印刷是

有严格步骤的,刻版时先刻线版,刻出后复印数张,作色版的底样,分色后再刻色版。

然后再经过调色、夹纸、兑版、处理跑色等,手工印刷。年画是单张用模版套印出来的。年画印出来后,还要再手工补点上各种颜色进行简单描绘,这样年画才能显得自然生动。

对机器印刷的年画,老人很气愤,甚至用“垃圾货”来形容。“机器印刷将老传统都抛弃了!你说,这种产品让外地人买走了,该怎么说咱杨家埠的年画。”

## 市场踩点

这事不能这么算了,杨洛书想。

其实,去年他就听作坊中的工人提起过,周边有的地方卖他的年画,制作很粗糙,很可能是假的。但是当时他很忙,作坊中订单又多,他事情听听就过去了。

现在想起来,觉得当时自己大意了。

翻来覆去一宿,杨洛书第二天便将外孙女叫到跟前,给她安排了个活

儿,让她去市场转转,踩踩点,看哪里有卖假货的,他要亲自去看看。

拗不过外公,她就跟一个伙计去了市区的地一大道,果真转出几家打着外公旗号卖仿品的店。假冒的年画卖价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,带签名的比不带签名的要贵三四十元。而无一例外的是,这些仿品都装在印着杨洛书头像的包装袋上。

看着仿品正大光明地盗用外公的

名号,她也非常气愤。她现场从两家店分别预定了20套带杨洛书签名的年画,各交纳了200元钱的订金,并让对方开了有效的票据,称过几天就来提货。

两家店主都很痛快地打包票说,没问题,还有很多存货。其中一人还说,自己跟杨洛书很熟,才能要得到签名,现在他还存着杨老好几万元的年画。

## 现场打假

没多久,两家店等急了,便给杨洛书的外孙女打电话,说货准备好了,问她什么时候来拿。

这时,杨洛书决定亲自去打假。他没料到,做年画艺人70年来,他还会多了打假这么一项责任。

“我要去现场看看,看看他们认不认识我老杨。”

他们跟店主约定好了取货时间,10月9日上午9点。

那天,杨洛书起得早早的,找了一套自己的真品木版年画带在身上,就跟女儿还有几个伙计去了地一大道。同时他还向潍城区工商局进行了投诉,联系了媒体。

“有媒体跟着拍,不怕他们抵

赖。”杨洛书解释道。

当天,先由杨洛书的女儿去店内提货,提到货后,潍城工商分局商标广告科的执法人员随后前去检查。

虽然女儿一口咬定是仿品,但是店内的销售人员拒不承认是假货,称是从杨家埠进的货。无奈,他们拨通了在车内等候的杨洛书的电话,让他过来现场辨认。

“我翻看仿品,手都是颤的。”

老人说,真品跟仿品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,仿品是机器印的,纸张非常平整,而他的年画是用水印的,因为有水,纸张肯定有褶皱。而且,仿品的颜色也不鲜艳,连人物脸上的两抹胭脂都没有。

## 继续追下去

执法人员现场查扣了50本赝品,并下达了配合检查的通知书,要求两名店老板携带相关证件到工商部门接受调查询问。

但杨洛书觉得这并不圆满。他们只管卖,又是去哪里进货呢?找到年画造假窝点才行。

随后,在工商执法人员的带领下,他们照着一个供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潍城一个村庄里,几经辗转,才找到

了一家疑似木版年画印刷厂的地点,但是该厂已是大门紧锁,一片寂静。

由于不能进去检查,最后只能返回。

这次打假行动暂告一段落,但是对杨洛书来说,这还是个开始。

“这件事情我还会继续追下去,该是谁的责任就追查谁的责任。”杨洛书说,“杨洛书”“同顺德”还有他的头像,都有经过注册,注册的时候

就是怕有这种情况出现,他们随便用他的名字、头像,是侵犯了他的商标权、肖像权、姓名权。他去打假,也是名正言顺。

杨洛书说,尽管只打了一次假,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活儿不好干,不仅身体累,心更累,但是还是得打下去,给自己一个交代,也给消费者一个交代,年画造假不仅抹黑了他,也是抹黑了整个年画市场,他想尽力去擦掉这个污点。

对话杨洛书▶▶

## 这仅是开始

本报记者 韩杰杰

杨洛书没想到,自己会在84岁这个年头多了一项“工作”——打假。

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,精力好的时候,研究一下年画。因为他已经有了下一个“五年规划”,明年年画《水浒》中就不再是单个的人物了,而要换成有情景的故事篇,这些场景需要靠他设计。

但是10月9日,他选择站在打假的位置上。他为何做出这种决定?10月18日,记者与杨洛书老人面对面进行了交流。

### 问题不全在“假”

齐鲁晚报:您这次年画打假,被人称作“草根维权”,你对此怎么看?

杨洛书:草根不草根,咱是不知道,我是个农民,没啥文化,但是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我分得清,也没糊涂。

现在国家、省里、市里、区里都给我发着补贴,国家一年就给我一万,让我拿着补贴好好琢磨年画,传承年画,现在市场有冒着我的名卖年画的,你说他弄得好也行,偏偏印得很次,很烂,色灰扑扑的,一点也不艳,更气人的是,还是用机器印的,连印年画的基本传统都不去遵守,这不是败坏杨家埠年画的名声吗?而且好说歹说,我头上也有一些名,是民间工艺美术大师,还是国家非遗项目杨家埠年画代表性传承人,你说让外地的人在潍坊地上买到我的假货,我就丢死人了。

齐鲁晚报:是因为仿品损害了您的利益,您才打假吗?

杨洛书:损害我的利益是肯定的,我的名字、肖像,他们都是侵权啊,我孩子也说,现在订单也少了些。但不完全是(因为损坏了我的利益)。我自己打我自己假冒产品的假,算是有个名头,我去打别人年画的假,可能被说成多管闲事。

这次我站出来了,但也希望更多人站出来。不能让造假的人太狂,这些仿品会坏了杨家埠年画的名声。往后人们买年画,不敢放心买,都怕买到假货,就跟现在的收藏市场似的,不好好看就被坑,不仅买的人累,我们这个行业也就不行了。人们会说,那个年画之乡,经常出假货。

说实话,这一生我没干别事,就是印年画了,我很珍惜咱这个名声。1993年,我把一块刻于500多年前的年画画版,连同50块明清画版,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当时没想别的,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咱杨家埠的年画,知道咱杨家埠有年画历史。他们不会印年画,可以过来学,我年纪虽然大了,但是还是可以指导指导他们,但是(机器印年画)败坏杨家埠年画的行为不行。

### 不走人情那一套

齐鲁晚报:上次打假的事情有了结果了吗?

杨洛书:结果还没有最终出来。我是10月9日去市场打假的,10月18日上午,我自己又去了趟潍城区工商局,问问处理结果出来了没,结果还在处理中。这个事情不能简单了之,一定要有个结果。这次不走人情那一套,一定要分个丁丑寅卯来。要是不强硬着点,别人就更没什么忌讳,这一次,弄得响声大一些,有些人可能就知道这是个违法的事情,就不弄(仿品)了。

就是我儿子、我孙子,干这种事情,印这种烂货,我也照样追究,一视同仁。杨家埠年画的名声自己人都不爱惜,谁还爱惜?还怎么去保护、继承国家的非遗?

齐鲁晚报:打假、维权,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,费时耗力,凭您自己的力量,坚持下去很辛苦吧?

杨洛书:不瞒你说,我上次打假回来,我的外孙女就接到了两个威胁电话,说让她悠着点,别找事。我把这事都写进日记里了。谁打的电话咱搞不清楚,但肯定跟打假这次事件脱不了关系。

我自己去打假,不是说明我闲的。打假听上去是个好事,但是累得是自己。现在我年纪大了,长年刻板刻的,脊椎也不好,肩膀一直朝右斜,右手上有个大疙瘩,现在心脏也有些问题,打假这个事情确实耗费心力。最近我吃不好睡不好。

也不知道你清楚不,2005年的时候,我跟中国画出版社打了一场官司,就是关于侵权的,它们出的《杨家埠年画之旅》用了我好几张年画,没经过我许可,这场官司我打了一年半,最后对方赔了5万元。期间,也有上头一些人劝我这事就算了吧,我觉得这事不能这么算。我觉得凡事是有底线的,法律定了就得遵守,才能有秩序。

你要是问我以后还打假吗,那是肯定的。有了这次经验,往后打假还会容易些。但是我现在要好好照顾自己,才能继续去打假。冯骥才跟我说过三句话,我现在就是照着做。一是遇到什么事情别生气,二是好好吃饭保重身体,三是好好搞业务,碰到什么麻烦,去起诉。